



經濟類編卷二十三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臣類四

守令 二十一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

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  
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  
教學矣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  
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  
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  
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而與堯舜繼矣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  
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斃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  
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  
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  
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  
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  
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  
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  
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

乎簡子曰保鄆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

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  
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  
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  
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  
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  
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  
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  
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  
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

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  
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  
不受

漢卜式出貲助邊天子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  
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  
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躡  
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  
竒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朱浮上光武皇帝疏 臣聞日陽者衆陽之所宗君

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者一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育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特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巨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左雄上孝順皇帝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

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  
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褻豔用  
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  
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  
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  
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  
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  
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一及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

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  
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  
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  
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  
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  
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



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  
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疢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  
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  
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  
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  
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  
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  
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  
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  
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  
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  
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  
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王嘉擇賢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寃使者覆獄幼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曾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十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

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  
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  
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効事  
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  
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  
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  
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  
可潤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始拜爲發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

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  
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萃譚齊名以辭辨稱嘗  
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爲幘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  
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  
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  
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  
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  
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  
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  
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  
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  
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  
賞爵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  
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  
恢秩中二千石

比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  
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  
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  
服號爲獨立君

唐白居易牧宰考課對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

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  
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上之風化附之而後行人  
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

不可齊致也古之賢者爲善不待勸也何哉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舍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唐虞之際敷求俊乂而四凶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僞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臭似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

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操其要剗邪爲正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

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  
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  
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宣宗時于延陵爲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  
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  
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  
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  
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  
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不  
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

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  
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  
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  
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  
閤閣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  
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  
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  
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惜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壻爲堯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三十四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田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孫叔敖者楚之隱士也虞丘相進之于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漢班固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

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  
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  
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  
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  
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  
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  
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及  
三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

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  
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閭觀其  
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  
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  
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

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  
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  
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倪寬爲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  
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  
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  
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  
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  
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  
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  
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

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黃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

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隄冬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楊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

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  
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  
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  
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  
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  
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  
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  
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  
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  
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

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  
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瞶  
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  
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  
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  
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  
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  
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

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  
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  
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  
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亾重罪囚吏民鄉  
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  
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  
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  
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壘

以爲渤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  
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  
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  
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  
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

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甍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寧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蓄果實菱芡勞~~以~~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

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止~~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

禁苑其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  
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  
處以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  
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  
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  
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



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

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亾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塋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塋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爲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椽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

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  
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  
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  
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  
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  
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弃官去百姓將送塞道  
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  
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  
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自若邪山谷  
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  
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弃去故自扶  
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  
大錢受之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  
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  
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

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  
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  
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  
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  
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  
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  
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  
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瞻元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  
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  
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  
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  
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  
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  
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  
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  
有猛獸猶比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

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  
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吳祐爲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  
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  
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  
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請閣持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  
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  
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

殺之而亾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  
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  
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  
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  
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  
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  
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  
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雄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

又有雲夢藪澤未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蚤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又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此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  
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每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  
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  
敗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  
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卽除  
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  
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驛道  
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

問昆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比渡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王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  
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  
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  
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  
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



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辨寃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

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

果服

馮琦云唐文皇亦有所祖而行之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

續漢書卷二十一  
三十一  
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構火  
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湏臾澍雨  
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  
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繫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  
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  
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襦今五袴

隋梁光彥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  
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  
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  
郭風俗險詖好興謔訟自彥光爲著帽錫隋主聞之  
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爲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  
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

褒動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新豐令房恭懿政  
爲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  
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  
宜師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  
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  
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及  
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

之引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  
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  
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  
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  
狀一曰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日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  
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  
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  
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  
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  
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  
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  
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  
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  
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  
子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  
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  
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  
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宣宗校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  
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  
乞留故此祈佛異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  
除君奭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  
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  
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

日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李吏民詣闕上書以寀

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能吏

十二則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鰻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

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亾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  
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  
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  
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  
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  
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  
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  
好煩大巫媼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  
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久也  
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  
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  
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  
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  
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  
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  
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

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  
田田皆漑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  
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  
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  
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  
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  
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  
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  
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

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  
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蜀漢主以費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  
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  
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  
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  
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  
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  
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  
暇焉



東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西魏丞相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公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

者秦召綽問之具以狀對秦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秦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綱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秦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比齊王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疆弱多少畚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疆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

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  
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  
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  
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  
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  
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  
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  
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  
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  
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

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授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  
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  
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  
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  
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  
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  
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  
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  
擾良民于是遂絕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非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朝歌賊窻季等數三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吊詡曰得朝歌何哀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及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吊勉以詡壽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亾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

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縲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周紆為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口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不殺人取道邊死人之藁取欺者

陸雲為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縣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鉤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富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于是一縣稱其神明

酷吏 二十則

孔子比之山戎氏有婦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于此也婦人對曰徃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漢司馬遷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  
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  
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  
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  
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  
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  
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容員而七國之亂發  
於錯錯卒以被戮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  
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  
前日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  
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  
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外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



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  
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  
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  
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無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  
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  
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  
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今爲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  
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  
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  
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  
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

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歿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爲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

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

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畜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

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無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郡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此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䟽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

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言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

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謀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買臣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而欺使使入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

而歿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始

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遺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

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  
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  
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  
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  
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  
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  
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  
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  
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

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放鄧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曠之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  
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  
歲張湯亦歿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  
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



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  
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  
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  
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  
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  
及之立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入  
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  
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  
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  
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  
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  
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

涓敞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挈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舩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

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萃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  
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  
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  
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  
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  
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  
墓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  
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  
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  
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  
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  
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  
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  
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徃徃  
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

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徵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

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  
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  
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  
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  
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  
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  
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

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  
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  
巨萬矣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  
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  
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  
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  
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

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礫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闔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晤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

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

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兪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

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詩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嗾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穡何可不鋟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爲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未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  
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輛分行收捕皆  
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榻著其姓名百日後廼  
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歛長

安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  
枯骨後何墓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  
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詭令立功  
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  
嗜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  
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  
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  
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  
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  
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  
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  
尚威嚴有治辦名

唐權德輿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  
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  
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脩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  
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郎  
林骨效同野蕤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  
不捨其爲中尉宗室

貴臣斂手反目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  
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  
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  
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  
也蓋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  
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  
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  
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

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泣官無處父之萃與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武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

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脇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

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  
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  
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  
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  
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  
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  
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  
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  
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  
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廷遣  
使巡察四方或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  
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宰相陛下之腹  
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  
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  
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  
則天下亂矣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  
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  
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

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枷號列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倘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爲太后所殺

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寃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俊臣奔市仇家爭噉其臣之肉斯瀆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田

